

金耀基 ● 著

最难忘情

盖情之所在，岂止山水？

问情是何物，更在山水之外，

故颜本书《最难忘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难忘情

金耀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难忘情/金耀基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11
ISBN 7-5306-4021-6

I. 最… II. 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15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6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3.00 元

序

过去半个世纪里，我写了不算太少的文字，出过不算太少的书，但是，除了《剑桥语丝》与《海德堡语丝》是刻意写的散文集外，其他的文字大都是社会学专业的学术论文。中国现代的学术论文是西潮东来之后出现的一种文体。说“理”、重“知”、去“我”，当然把“情”字更藏密不露了。一句话，学术论文处处突显的是客观性，科学性，这与古人“情理兼备”的议论文处处突显“我”的主体性者迥然是两种风貌。

《出师表》、《报任少卿书》、《原道》、《师说》、《朋党论》、《赤壁赋》那些“观止”矣的议论文是古代的好散文，现代的学术论文，可以盛水不漏、可以精彩，却绝不是散文，并且不能归入文学之列。讲到底，学术求真，文学求美，好散文必须是美文，唯文之美者始是好散文，而美之散文则应该是情理交融，有我，有主体性，且因文字之考究焕然成为“文章”，至于是否抒情，是否叙事，是否说理，实非散文之为散文的第一性。

这里收集的长短不一的文字，有游思、有悼怀，亦有因

书、因人、因事之感兴触动而捉笔者，是不是可称散文，是不是可称美文（美之散文），自己不能说，也不敢说，但决不是上面所说的学术论文，而这些文字，若非百花文艺出版社盛意要为我出一散文集，真是“散”落不知去处之“文”了。我能搜集回这些“文章”（也许只能说是“文字”），还真花了些时间，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写这些文章时，倒是投注了不少的感情，从文章中，读者应该看到“我”，应该感觉到我的存在，读者与我的“共在”，读者与我的“共感”，是我出这个散文集的心愿。

书名取自本书中“最难忘情是山水”一文的前四字。盖情之所在，岂止山水？问情是何物，更在山水之外，故颇本书《最难忘情》。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游思 …001

剑桥语丝 …002

是那片古趣的联想? …006

海德堡语丝 …012

秋之旅 …020

最难忘情是山水 …032

从剑桥到中大,从文学到社会学 …051

——谈文学和大学教育

怀悼 …071

人间壮游 …072

——追念王云五先生

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080

儒者的悲情,儒者的信念 …088

——悼念徐复观先生

范仲淹 …097

——中国人格世界的一个范型

天涯点滴悼景师 …101

“相思”欲静，而山风不息 …107

——敬悼父亲

香港的女儿 …112

——悼谢婉雯医师

一代风华，千秋评说 …114

书·人·事 …117

朱光潜与中国美学 …118

宋代女词家朱淑真 …130

从传统到现代 …140

儒家伦理、社会学与政治秩序 …147

权力与自由 …160

香港的故事 …168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171

二十一世纪的前景与中国的未来 …182

中国的“现代转向” …190

艺都巴黎 …194

劈开了木雕艺术的新天 …199

——记朱铭的木雕展

肖像雕塑的“终极表现”?! …202

——吴为山的肖像雕塑

大学 …205

大学之理念 …206

大学的世界精神 …211

与中大的一个盟约 …218

——2003—2004年新生入学典礼讲辞

天人合一亭 …221

——香港第二景

四十年来的中大 …223

游思



壹

剑桥语丝

这里印出来的十几篇文字，可说是一种因缘的记录。我以前从没有写过这类的文字，而在我去年的长假的研究计划中更没有写作这本小书的构想。但因为我去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剑（或称康）桥，由于她的不寻常的美，她的不寻常的迷人，我虽然无诗心文胆，也不能了无所动，也不由得不提笔写下我的所见所思。

去岁八月初，我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了为期一年的长假。不是刻意选择或安排，我竟然在英国剑桥的克兰亚学院（Clare Hall）住了十个月，又在美国“新”剑桥的M.I.T.作了两个月的访问，并且还先后去了剑桥的姊妹大学牛津和剑桥的姊妹城海德堡盘桓数日。我这一年的旅程似乎都与剑桥有缘分。而这里收集的几篇东西，除了是关于剑桥的，就是与剑桥有关的牛津、海德堡以及与剑桥有血浓于水的关系的美国麻省剑桥。

这些文字不是严肃的论文，似乎也不能算是轻松的游记或一般小品。我不愿太受文体的拘牵，我只自由地、恣意地把我与剑桥的“晤对”的感受——笔之于文。它们



没有微言大义,但却是我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语丝。这些语丝,有的是感情上的露泄(但你无法在此享受到徐志摩笔下的浓郁醉意);有的是历史的探寻(但决不是严谨的历史考证);有的是社会学的分析(但却又不是冷性的社会学的解剖);还有的则是“诗”的冲动与联想(我不会吟诗,但在剑桥时,我确有济慈在湖区时的那份“我要学诗”的冲动)。不错,我的确很想勾勒、捕捉有形的剑桥之外的

剑桥,那是雾的剑桥、古典的剑桥、历史的(发展的)剑桥!剑桥已经亭峙岳立地存在七百多年了。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人曾以彩笔丽藻写过她,在我之后,必然还会有无数人继续去写她。剑桥是一“客观”的存在,但每个人笔下的剑桥都是他(她)自己的。面对剑桥这样一个中古大学城,这样一位“绝色佳人”,一千只眼睛会有五百种的看法。

《剑桥语丝》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些窥见。或许更确切地说,那是我个人的一偏之见。诚然,有所见,乃必有所不见。我相信我已经很清楚地表露了我对她的偏好与袒爱。

这里我要谢谢李维厚基金会(Leverhulme)给我和妻的资助,它给了我一个到英国访问的机会。不是它,我们根本不会去剑桥。我也要谢谢剑桥大学的克兰亚学院,她提供了我和我的家人一个不能再愉快舒适而充满学术文化气氛的环境,没有她,我恐怕不能顺利地做研究写论文,也无法真正体识到剑桥的“内在的”生活格调,更不用说享受那种送夕阳、迎素月,与院士们论道说理的趣致了。在此,我也愿意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表示谢意,它使我有了一次有意义的“从剑桥到剑桥”之旅。

面对《剑桥语丝》的篇篇小文,我不能不特别提出《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一个副刊的负责人高上秦先生和骆学良先生,是他们好意的“催逼”和雅量,使我这些语丝得

能一一与读者见面。在写作的过程中,吾妻元祯及好友佑之、耀东、坚章、允达、述兆和方正诸兄,以及识与不识的前辈先生(特别是无一面缘的张佛千先生)和青年朋友的反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业师王云五岫庐先生,不但远道来书谬许,还最先表示愿意将我剑桥诸文汇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书,这是我极为感念的。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已逾八十之龄矣)不但没有阻止我在“正业”之外写这类文字,更鼓励我多写,并且还要我一丝不苟地写。父亲是从来不为有哪一桩事是可以不负责、可以掉以轻心的。没有父亲的督责,《剑桥语丝》将必然比目前这个样子更多缺点,更多错失。我在此以最诚敬的心情写下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戴之意。

机窗外,晨星渐隐,夜幕徐落,金光自东方冉冉吐露,两个剑桥已越来越远了。七二七载满了我二百六十五个日子的回忆,披览手上剑桥诸文的剪报,我似隐约又听到那三一巷传来的亘古钟声,又看见那晨曦中纤纤柳丝间剑河的冰清玉洁……

写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自旧金山东返的中华客机上

*本文为作者《剑桥语丝》序

是那片古趣的联想？

剑桥的冬天真不好受，冰风冷雨，在浩瀚无边的剑桥平野上，像一千匹野马呼啸而过，暴虐里还带些轻狂，古城的大街小巷，由宁静而变得冷寂了。偶尔看到二三人，也都似灰暗中晃动的影子。学院把几个世纪的厚重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如一座座寺院。

剑桥的“堂”说：“这里冬天的气候是不顶令人合意的。”这是他们典型的“低姿态”的谈话艺术。讨厌得要死，却说“不顶令人合意”。王家学院的波洛克(R.Brooke)有“剑桥人鲜矣笑”的诗句。这我倒不觉得，但在秋光渐老之后，剑桥人的笑容就确很吝啬了。

对剑桥的冬天的原谅是在她一月的大雪之后。当妻与我倚凭在克莱亚桥雪栏上的刹那，我们把对隆冬的积怨一笔勾销。没有冬寒，哪能有这样的雪景？在满天飞絮的Backs(剑桥七八个古老学院的后园)，是一片皓皓然的洁白，一个学院连着一个学院，一片白接着另一片白。原来不敢想像还有比绿玉的绿更美的草坪，此刻却发现白雪之白更冷艳绝伦！还有那一排排的枯树，那一座座孤冷

的桥影,那冰河上不出声的一群群有点像鸳鸯的鸭子……这样冷艳的美是应该付出代价来欣赏的。而在难得一现的阳光下,残而未凋的柳丝更映射出千万条熠熠的金黄。那金黄似发,那雪白如肤……不错,梅柯克没有说假,“未见剑桥的雪景,没有人可说他看尽了剑桥的美”!有人喜欢剑桥的春,有人喜欢她的秋,也有人更钟意她的夏,但在初雪惊艳之后,不能不说剑桥是属于四季的。

“三月风,四月雨,五月春暖花盛开。”当地有人这么说。三月未尽,剑桥的早春就在风雨中翩翩然来临。风在树梢,风在河上,风在剑桥老师的袍袖,风在剑桥少女的裙裾,风不再冰冻,而只是一股凉意的流动。寒冬之后,谁又能不爱欢跃的春风?我记起歌德的“古典的美丽的死”。这位诗哲在临终的床前索笔,要写的便是歌颂大地在春风中的初醒!

剑桥的早春主色是绿的。那是新绿,是在严冬的灰色中挣扎出来的绿,在雪地的白色中冒露出来的绿。在绿的邀约下,剑桥的古老学院这时徐徐地脱卸了寺院的灰寂,至于那条被柯立基(Coleridge)赞为“美丽的小溪”,徐志摩誉为“剑桥灵性所在”的剑河,这时早划破了冰封,载一船船少年男女的欢笑。剑河美则美矣,灵则灵矣,但她的美,她的灵也真亏垂柳青青,桥影扶疏和两岸一座座教堂、图

书馆、方庭的伴衬。说真的，剑河是一条最幸福的小河！她两岸不止有赏不尽的自然美景，更有看不尽的历史文物。两岸的风光不是“点”的美，“线”的美，而是“面”的美。英伦七个世纪的文化都一一陈列在此，五百里的景物皆卷藏在这几里的方圆。在三四月交接的辰光，克莱亚学院小径上的满地蓝蕊，圣约翰学院溪边的黄色水仙，不等春暖就抢着绽放了，我不知那蓝蕊的名称，但那种蓝使我想起日月潭潭心的湖蓝，而那水仙的黄，则更应是陶渊明东篱下的菊黄了。唯早春的丽色，还数三一学院古树两旁的花径最绝。在五码阔、二百码长的花径里，万万千千的“番红花”，白色的、橘黄的、紫色的，杂色缤纷，无规律，又似有规律，像一匹展开的华贵的锦缎，但锦缎没有这样魅力，是人工的，但人工怎能有如此天趣？真的，像一位爱花人所说，这景色：“一见难忘，未见的，无由想像！”

剑桥的教育，最有作用的恐不在“言”教（它也不见得好过其他一流学府），导修制是在言教之外还有“身”教，向被视为剑桥的特色。这点是真，但也不可太过夸张，依我想，剑桥的“心”教也许才是真正的精华。心教是每个人对景物的孤寂中的晤对，是每个人对永恒的刹那间的捕捉。剑桥的伟大之子，不论是大诗人或大科学家，对宇宙人生都有那种晤对与捕捉。剑桥的教育家似乎特别重视

一景一物的营造,在他们看来,教室、实验室固是教育的场所,但一石之摆置,一花的铺展,也都与“悟道”有关。在根本上,剑桥人相信人的真正成长必须来自自我的心灵的跃越。剑桥的教育,不像西洋油画,画得满满的,反倒像中国的文人画:有有笔之笔,有无笔之笔。真正的趣致,还在那片空白。空白可以咏诗,可以飞墨,可以任想像驰游,当然也可以就是一片无意义的白。剑桥不把三年的课程

